湖上集

湖上集卷之七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

論

朱均論

傳稱朱均不肖人皆信之余獨以爲不然夫朱均賢人也求諸三代之上則不足求諸三代之下則有餘何以言之天下之事莫大乎以天下與人而天下之爭莫大乎爭以天下今人有數畝之宮千金之產舉而畀諸其子孫夫誰曰不可然稍有弗均率相爭敚而莫能解況天下乎

况以與他人乎堯舜以天下與人而朱均不爭吾是以知其賢也夫朱均之不爭豈眞以天下爲不足校哉尊父命也父以天下與人而吾與之爭是輕父命而重天下也輕父命者不孝重天下者不廉不廉不孝罪莫大焉朱均不爭是孝且廉也不賢而能之乎然則其謂不肖者何也堯舜大聖也朱均雖賢其誰能肖之然視貪夫逆子相去遠矣或曰朱均之不爭非不欲爭也勢不可也蓋當其時朝覲訟獄謳歌之徒皆歸舜禹彼雖欲爭其誰與之余又以爲不然夫

堯舜之德盛矣澤施於民久矣朱均其子也雖云不肖未嘗播惡如桀紂苟啓爭端天下莫不與也陳勝假扶蘇之名猶足倡亂方遂肖戾園之貌尚爾惑人况堯舜之子乎然則舜禹獲安其位而免於天下後世之議者由朱均之不爭也暴如桀虐如紂湯武起而除之自謂且有慙德人或以爲非聖人使朱均而爭則舜禹之名安知不由是而損也舜禹不免於損名則堯舜獨得無累乎由此言之朱均之賢乃所以成堯舜之聖也或曰朱均若賢何不遂有天下曰治

天下者以德以才朱均德勝其才舜禹才德兼備此其所異也夫才德兼備謂之聖人聖人可以有天下德勝其才謂之賢人賢人僅可以有國故聖賢竝生於一時則天下宜之聖矣夫人苟賢矣安得復云不肖故余謂不肖者謂堯舜之難肖耳非若世人之易肖而不肖也或曰書稱胤子啓明若是乎朱之多才也子何以言德勝才曰吾以不爭知之昔者曾子問於孔子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孔子對曰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然則孝者德之本也丹朱

克孝是謂有德啓明小才耳要之不足以治天下吾是以謂德勝才也或曰書紀嚚訟釋之者曰言不忠信爲嚚好爭鬬者爲訟信斯言也何以不爭曰始也嚚訟終也不爭是堯能化其子而子能率父之教也朱雖不及成王將不得爲太甲乎世傳丹朱不慧堯作奕以教之審若是則堯所教者角勝之技而益其訟也且與書旨不類故不可信或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若堯舜則遂棄之而已何以爲聖曰此堯舜之所以聖也舜禹聖人也使

之有天下朱均賢人也使之有國家是故朱封於丹均封於虞作賓後王傳世弗替所謂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疏其臣不私其子嗚呼是堯舜之聖也

老子論

老子曰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竊謂不然夫堅強者剛之謂也剛與柔不可偏廢故箕疇三德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而孔子亦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濟之以寬是以太剛則折太柔則廢每對舉而互言之

非虛語也考諸往古暴虐取亡鷙悍賈禍歷歷可數則剛之必死其言信矣及見今人高才能文巍科清秩照耀閭里而卒受奇禍實由優游不斷隱忍無爲致之則柔之必生乎未敢信也雖然老子之術巧矣其言固然而其旨有大不然者故曰大成若缺大盈若沖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蓋陰寓剛於柔而陽以柔勝剛也故能生而不死是以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予之押闔變化莫可端倪故仲尼以猶

龍稱之龍陽物也嗚呼玆其爲老子之柔與玆其所以生與今人徒狥其言不究其旨至謂柔之弊廢焉爾矣比之太剛敗折而不可收拾者尚差勝故其持身理家一切以柔道行之由是嬌娃悍僕縱恣虓横唯聽其所爲而莫之禁遂致召侮啓釁壞名婑軀徒爲知者所慨歎視剛折之禍尤烈焉此篤信老子之過也蓋天下之道中焉止矣懦弱無斷邪佞之惡與猛隘彊梁者同科彼剛者死矣柔安得獨生也孔門高第如顔之健曾之毅閔子之誾誾冉有子貢之侃

侃何嘗不剛而行行如由不得其死者蓋僅見爾然則中行不可得得見剛者斯可矣故曰君子重夫剛者

列子論

列子者老子之徒也其人平淡疏曠其學清虛無競其書簡勁寥廓雖寓言與莊子相類而質厚者多迂僻者少則似勝莊子蓋列子在莊子前五六十年妙契老子之術故卽其旨而衍之穆王湯問兩篇則怪誕之尤者也蓋莊子與老子雖同爲楚人而年代久遠獨與列子世相近

而楚鄭地復接壤流風餘韻當有傳者故莊子得聞其說而更衍之荒唐恢詭視列子滋甚不特十七章相同而已所謂穆王湯問正莊子所深喜而依放之者也戰國橫議之士楊墨最著然墨翟有書而楊朱無書今所傳者列子楊朱篇及間見於他篇與莊子諸篇中爾蓋楊朱爲老子之學列子又爲楊朱之學要之遠利避禍免於亂世其原歸於無爲其究同於爲我無以異也按道家書老列莊三氏並稱及考史記獨傳老莊而遺列子今福坊刊本有列子傳乃後人妄增耳嘗竊怪

之高氏謂遷疑列子寓言不可信故不爲作傳
于意不然夫寓言誕且多者莫如莊子然且傳
之况列子乎蓋遷洞究數子源流知其學昉於
老子終於莊子而楊朱列禦寇生于其間轉展
相傳故傳老莊則三子在其中矣夫申韓原於
道德而老子深遠太史公嘗言之則其意可概
見不然楊朱無寓言奚爲亦略之邪

莊子論

世稱莊子之學原於老子以予觀之信然有謂
不專學老子者非也老子之書簡而深深故能

藏天下之術莊子之書閎而肆肆故能窮天下之變蓋其書十餘萬言細入蝸角大極鯤鵬又多勦列子之說而究其指歸不過以無爲養生亦以無爲治天下兩語而已即老子所謂不自生故能長生爲無爲則無不治也故其言曰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故於世務一切棄置以爲不足爲及出而爲之亦克有濟蓋其術略見於說劒之篇彼固以無爲爲用者宛然老氏家法也其言孟浪猖狂而卒無事實比諸列子抑又過之至於齊堯桀

等夷跖詆訾孔子而無忌憚乃戰國處士橫議之尤者特以其在當時僻居荆楚吏于漆園不及楊墨之顯著故不幸不見闢於孟子而其書流傳至今不滅也夫養生者山谷枯槁之士無意於世者之所爲耳若天子則以其身爲天地民物之主勞心殫慮日不暇給其心猶以博施濟衆爲病豈愛其身而區區焉養生是務乎至若以無爲爲治亦自有說如曰帝王危身棄生以殉物不如山谷枯槁之士足以完身而養生則人之類滅久矣後之讀其書者樂其論高氣

豪遊方之外而忘其誕至謂陽擠孔子而陰助之何其謬也昔兩晉之世俗尚談玄蔑視禮法卒使夷狄亂華天下大亂當　今治教休明學術醇一儒者皆知放斥老莊而不用於戲盛矣邇年士子頗有好者而主司亦弗之禁宇防其漸也是以論之

孟子論

古今豪傑之士固多以見用而成名亦有以不用而全名者世嘗恨孟子不用於齊梁亡以成名而不知其所以全名者乃因不幸而不用也

周道下衰七國並列強淩弱衆暴寡蘇張孫吳捭闔戰鬬之術爭騁於時而孟子獨持仁義之說先王行政次第之迹以干齊梁之君且曰從吾言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夫梁固未易王至於齊則天下莫強焉故又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向使宣王從其說則必能王於天下以成孟子佐王之大名如伊尹太公決不見恨於後世矣嗚呼孰知見用之可恨尤甚於不用哉夫列國不並存周齊不兩立一國王則六國滅而周天子亦不得偃然享空名於其上其勢然也六國不

足道齊王矣將置周於何地邪且齊之有國自太公始其後田和篡立請命於周蓋亦北面而臣之矣傳至宣王三世耳其可倍周而自王乎既篡齊矣而又篡周不已甚乎伊尹相湯以伐夏太公佐武王以殪殷因民苦桀紂之暴也烈顯靚赧不過庸懦衰弱不克自振耳非有桀紂之惡也天下苦之亦非若桀紂之甚也其謂塗炭已極者列國自爲之非周爲之也然則齊宣雖王可爲湯武邪孟子雖賢又可爲伊尹太公邪且湯將天之命猶自謂有慙德武王底天之

罰人以爲非聖人湯武且然則不及湯武者可知已孟子以齊王後世將何以議之秦滅六國吞二周古今皆謂之暴齊宣若王何以異於秦乎夫秦尚首功燒詩書坑學士其謂之暴猶有說也徐偃修仁又當穆王無道之世執玉帛死生之物于徐庭者三十六國視秦遠矣議者亦謂之篡彼以戎狄行仁且謂之篡田氏三恪之裔世受周恩雖勉強行仁其何加於偃而可免於篡名乎故士有見用而成名者幸也有不用而全名者不幸之幸也孟子唯不見用故高談

仁義乎有其書而萬世享太賢之名使其見用必不能免於議嗟乎伊尹太公幸而見用以成名孟子不幸而不見用以全名由此言之則孟子之不用可以無恨矣

廣謚論

賞罰者一時之榮辱也謚法者萬世之榮辱也夫賢而賞不肖而罰理之常也然賢者或不幸而罰不肖者或幸而賞則是非之辨不明勸懲之典不著而人主鼓舞天下之術窮矣聖人知其然是以作爲謚法以濟之賢者不幸生前雖

罰而死後獲美謚則足以爲萬世之榮不肖者生前幸賞而死不免惡謚則足以爲萬世之辱嗚呼一時之榮辱甚輕萬世之榮辱甚重則人情安肯冒一時之榮而甘萬世之辱哉古者臣子於君稱天以謚且猶不敢狥私故有幽厲桀紂之號況君之於臣乎 國朝賞罰當矣間有見稱於生前而不能無議於身後者則謚法誠不可緩也 太祖初興未遑此務故唯 藩王武臣有謚至 成祖始謚文臣是後被賜者多然或緣奏請或出內降不由考功不牒太常予

者享美譽不予者免惡名　國家二百年文治隆洽而於此顧有不數數然者愚竊怪之豈其別有大焉者而不屑此與抑或惜而不予也夫古所謂謚者兼美惡而稱之也是以有榮有辱可勸可懲若予者享美譽不予者免惡名則榮幸冒於生前辱不及於身後猶廢謚也謚既廢矣將必專恃刑罰以懲惡而可乎愚竊謂今在內則府部院寺五品以上在外則方面諸臣皆當有謚或仕或罷沒必申報考功司河南道稽查在任功過評騭人品高下移文太常撰議

奏請然後吏禮大臣審定覆題不由閣擬不從中制使天下曉然知賢者雖抑而必伸不肖者雖伸而必抑則勸懲之機風動海內顧有出於刑賞之上者何憚而不爲哉或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如子之言不幾於濫乎愚應之曰不然古人所謂爵者有二書曰列爵惟五此以公侯伯子男爲爵也孟子曰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此以公卿大夫爲爵也况周人稱爵下逮命士豈必分土析珪然後爲爵也方今京朝五品以上在外方面諸臣列於大夫非特周之命士而已

以應謚法何名為濫安得謬引曲說而沮古今之大典邪

驛傳論上

驛傳之瘕起於借關借關之弊起於立法之太嚴　朝制員役非公差不得乘傳而進　表應朝督解之類又不得列於公差其他以私事行者必大臣奏　特旨而後可其法嚴矣夫法太嚴則情有所不堪而勢有所不行故往往逸於法外雖欲禁之不可得也今百官往來于途大約有六一曰赴任（謂除官赴任復除赴任遷官赴任調官赴任謫官赴任）二

曰給假（謂給假省親給假展墓給假送父母還鄉給妻子給假送幼子還鄉給假遷葬給假歸娶）三曰回籍（謂養病回籍丁憂回籍致仕回籍）四曰赴京（謂考滿赴京注選任滿赴京）五曰起復（謂病痊起復丁憂起復）六曰還京（謂諸給假還京）諸如此類自進士恩蔭以及舉貢京官有不乘傳者乎自　祖宗來專用符驗符驗例得分給齎奏舍承由是生借關之弊及東南用兵增置火牌而其弊滋甚厥後更爲勘合行未幾年弊復如故則是終不可禁也夫其不可禁者何也勢使然也蓋行旅之難不在廩餼而在募夫募夫而不先予之直則不肯應募先予之

則中道而逃非遇親識爲有司倩使代募鮮有得其力者嗟乎親識有限焉得在在而遇之如必令自出錢而官爲之募是令有司急棄民務朝夕惶惶爲牙儈之事而已可不可也夫官募不可則雖禁之而勢有不能徒令恩澤不出於

朝廷而臣下自相爲市也愚以爲百官往來如公差進　表應　朝督解四項兼予廩夫其他赴任六項則明開某官某爲某事自某處啓行至某處而止或水或陸各注所由由水則但給夫而革其廩餼由陸則既給夫馬仍具饔飱蓋饔

飧之費省於廪餼若使沽飲食於村莊市肆之中非政體也夫然將見館人得供億之中行旅免雇募之苦豈不兩利而俱安乎往余待罪兵科繙閱錄本見有上言其事者與愚意大略相同然竟爲大臣所抑寢閣不行夫不行者大臣之私非體　國之誠也何則大臣僕隷日旁午於途中上者冒公子下者充舍承冒公子則以指揮千百戶等護送爲名充舍承則以齎奏疏齎軍冊爲名行符驗則借分關行勘合則借勘合恣情需索莫敢誰何前法苟行則此輩非官

何敢詐冒縱令詐冒不過舍承耳其與幾何愚故曰大臣之私也如使懷體國之誠則必行覈實之法俾恩歸主上弊絕權門百官之往來有限驛傳之應付有時需索不行民自受賜何必膠故襲常徇大臣之私而坐視其弊哉

驛傳論下

驛傳㢢於需索其最甚者宗室宦官爲耳自餘則館人行旅迭爲強弱彼此低昂勢若持衡然嘗見行旅之強者矣稟夫貼舟徵至倍蓰既予稟矣復索看稟錢既給夫矣復索折夫錢他

如捲簾篙鑼船頭伴當名目種種不一稍不如意則捽首而束縛之捶撻之縣繫之必塡溪壑之欲而後止館人無如之何是謂行旅強而館人弱大臣之不飾簠簋者然也又嘗見館人之強者矣有鎬門走匿莫可蹤跡不能久待而去者焉有閉戶登陴挂錢予關無由校論而去者焉有持梃奮搏訟音公言抗拒不敢與敵而去者焉比其旣去則越程抄關駕言應付乾沒夫廩徒費徭戶行旅亦無如之何是謂館人強而行旅弱庶官之勢力不逮者然也夫行旅雖強可

以廉恥諭可以刑罰懲處之易耳至若館人禁之非止罪之非悛良由無藉之徒窩穴其中視職官如弁髦以徭戶爲奇貨甘刑憲如飲食寧死而不忍舍也愚觀設驛大抵竝傍州縣之治則有撿束在遼曠之鄉則無忌憚今宜不計道里遠近第循治所而設之雖云稍遠卻蒙實惠其他離隔州縣者一切革罷又廪餼不市本色時估折金定以三等縣官印緘付丞吏饋之則乾沒之輩久當自散近時賢令有行之者此可法也夫不必多但禁勿逃人立一牌量州大小

以牌子之須到點給及其代還縣官審驗無牌可驗者杖而追其直近亦有行之者此可法也若然則徭戸但令出金不必身親至驛夫絕虛名遞無滯客不貲之費什省五六矣而又　宗室申嚴　祖訓官官毋得濫差驛傳之病庶幾其有瘳乎

均賦論

什一天下之中正也方今田賦輕者一升重者七斗夫田雖瘠所入豈止一斗雖肥豈至七石不均孰甚焉夫不均者天下之通患也而吾蘇

爲尤甚蓋天下之賦莫重於東南東南之賦莫
重於吾蘇吾蘇之賦又莫重於長洲及我吳江
令姑以吾邑言之嘗聞　國初有徵石以上者
宣統中巡撫侍郎周文襄公忱郡守况公鍾嘗
爲　奏減其額故其所存自一升以至七斗三
升者減額之餘也已而文襄公又病其不均乃
立加耗之法六斗以上悉蠲本色止徵金花銀
銀一兩准米四石以常價計之損米五斗而足
矣六斗以下始加耗米本折兼徵後復減及五
斗直至四斗以上而始加耗矣然自二斗以上

四斗以下亦重額也而與五升三升者同加可謂均乎故當時重額之田其直最輕而不能售由是鬻田者利目前之厚直忘日後之遺艱詐稱輕額以求售自是戶有虛糧而逋負益多矣嘉靖中郡守王公儀廉得其弊乃立圩號推收之法各照所業輕重以輸官而照戶推收悉置不論百年之弊一洗殆盡矣特其所立攤耗之法槩以三斗七升六合爲則是謂什而取二自此輕額變重而重額愈重所稱平者獨三斗二斗上下耳其與幾何夫以公之美意良法而人

猶有所憾者豈無自哉高下之不分也肥瘠之莫辨也丈量之隱蔽也磨算之挂漏也公占之複除也坍荒之失實也奸戶之無糧也吏胥之藏匿也科麥科租陞科之未入會計也使無是數者則雖攤耗豈至若是之多哉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　國家以東南為根本以財賦為命脉誠能不惑浮言不惜俸廩特簡進士中老成才幹者一人往知縣之資專量田之任履畝計步勿假他手辯其高下肥瘠覈其頃畝廣狹以定徵賦之差事竣則簡稱職者如例徵召授以

憲職不稱者罰如是不過數十人假以三年而江南之田可畢均矣由是推之天下因俗制宜任土作賦豈不易易哉此之不務而徒委諸丞簿日玩月愒甚有不可言者吾見刑罰日繁民生日蹙　國計日耗嗚呼誠不知其所終也

均役論

國朝役制首先論丁見於洪武四年　詔令者可考也厥後兼論丁糧然未聞專論糧也邇來有司不原　祖制凡遇僉役專視田之多寡以爲差殊不知田不足憑者有六富民以餘田竄仕

籍是謂詭寄一也捏丁裝田至托女戶是謂花分二也產邑易主尚存故籍三也田多磽瘠求售不能四也商賈逐末不占坵畝終身無役五也典質規息役之無由六也他如胥史爲奸則披籍取人不以一邑計多寡而以一號計不以一號計多寡而以一區計不以一區計多寡而以一扇一圖計者往往有之則夫以多寡論貧富何足憑也　國初京朝官不問崇卑竝免全戶外官雖以品秩爲差而所免亦多由是詭寄之弊出雖貧民驟富不識貴臣者然後不得已

而花分嘉靖中輔臣桂公蕚請照內外品秩量
免丁糧江南糧重所免最少官不自庇豈能庇
人自茲詭寄頓衰而戶非二十畝以上者役終
不及故令百畝之家率分十戶少亦不下五六
戶旣不論丁雖多何害由是花分之弊滋斯二
弊者勢若持衡然此重則彼輕不兩立也愚以
謂 國初之制太寛而桂公之議太嚴今夫役
其身則思恤其家勞於前則思逸其後是以古
者旣有官祿又有圭田而庶人在官者其祿亦
視農夫以爲差宋朝待士尚有祠祿况於口業

而可役之乎且桂公之議施諸他省猶可若我江南則京官一品僅免田五十三畝有奇下逮九品則十畝有奇耳於時都御史歐陽公必進巡撫江南亦以其難行也議糧一石準田十畝則京官一品免田二頃九品四十畝耳夫今之四十畝有奇即古之百畝也古者一夫受田百畝其入可食九人又有餘夫自食其力今九品之家父母妻子以及薪水之丁大率倍於九人既供稅糧復充里役已異乎古矣乃自百畝以下至四十畝又僉雜徭使之呼名應役恐非所

以體羣臣也夫見刖廢屨天下非盡刖者也因噎廢食天下非盡噎者也爲人上者惡可懍逆詐之心而行槩廢之法乎愚以爲令官戶免役縱不能盡如　祖制亦宜稍寬其限而必嚴詭寄之罰民田不唯不容其詭寄尤宜弁籍其數而必杜花分之奸則自然役不逮貧而有力之家莫不帖然心服奔走恐後矣若慮二弊未易搜剔則當弁委量田進士於履畝之時密諭主名而錯記之曰某都某圖某字圩某坵田若干係某都某圖某甲某人產事竣攢合爲一不任

親供不假里書於袪弊也何有此外又令三年一會計則無易主存籍之田磽瘠既辨明則無貧富混淆之弊若乃商賈典質不務本業則如長洲吳縣估貲之法貲二百兩准田一頃槩令供役以寓抑末之意夫然後田之多寡足憑而役無不均矣或曰山東方苦論丁若子之說安能施諸北方乎愚應之曰不然愚所謂論丁者非專論丁也兼丁糧而論之也東南苦於論糧而不兼丁猶西北之苦於論丁而不兼糧也因地制宜去泰去甚達諸天下何不利之有

吾道一以貫之論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宋儒解之曰一是忠貫是恕今經生皆宗之愚獨以爲不然考之字書貫穿也以繙穿錢之名夫錢十百千萬非一物以貫之則渙焉無統所謂一物者繙也猶事千緒萬端非一理以貫之則博而寡要所謂一理者忠恕也是一以貫之必合四字以成文不當偏摘二字而止若以忠爲一以恕爲貫則昔謂一以貫之今謂忠以恕之也可乎不可乎且孔子之道忠恕盡

之矣忠恕者徹上徹下之道也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此徹乎上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徹乎下也徹下者學者以之而皆可及徹上者聖人以之而不可加故曰而已矣曾子知孔子之一爲忠恕而唯之因門人不知其爲忠恕而發之非有二也夫勉而爲忠恕與極而至於忠恕之自然雖所造不同其爲忠恕一也若曰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則是聖人之道有加於忠恕而與學者不相通姑借以明之爾惡在其爲一以貫之也或曰若子

之論則忠恕兩言也可以爲一乎曰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乃可謂恕若心有未盡則不得爲恕矣是忠恕雖兩言其實一事也孔子他日告子貢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言恕而不及忠則忠固在恕中矣故忠恕兩字兼言之亦可偏言之亦可謂其爲一復何疑乎世儒多鄙註疏不知亦有大發明者即如此章疏曰言夫子之道唯以忠恕一理以統天下萬事之理更無他法豈不簡直明切乎嗚呼疏家如此者何限惡可槩鄙之哉

湖上集卷之七

大明吳江[illegible]師曾伯魯

送徐縣丞序

古之論治者貴能吏吏能則治不能則亂自有郡縣以來未之有改也然而有實有名則不可不察也投之盤錯而不驚處之棼雜而不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此實能非名能也辯博以濟其姦才幹以文其貪上下相蒙獵取虛聲此名能實不能也實能乎民則不擾事乃大治名能

乎事卽稍治民亦大擾外此則爲庸吏實不能
亦無能名古之所謂具臣今之所謂不及罷軟
者也事雖不治民亦不擾嗟乎能不能易知也
名實難察也上饒徐君丞吳江未三載罷去問
所以罷則曰罷軟云爾也夫徐君誠罷軟無爲
不猶愈於名能者乎方今能於名者皆是遂乃
蜚聲憲使壅蔽銓曹得遷轉以去究其實非奸
則貪百姓所熟知而上人不能察也實奸與貪
故百姓熟知之名爲辯博名爲才幹故上人不
能察君不辯博乃亦不奸君不才幹乃亦不貪

此亦百姓所熟知而上人不能察也且世之所爲賤不能者非謂其類土木而已邪夫捧土揭木而置諸縣堂之上蒙以衣冠翼以徒隸而趨走其左右雖無補於民之勞苦然亦豈爲民厲哉況乎罷軟者口能言手能判心能思特無揮霍之才發揚之氣耳豈遂同於土木邪由此言之君不宜罷其罷者名實難察也君歸田里享暇豫之福悠悠卒歲以覩世之所謂辯博才幹者其究何如異日有綜覈名實之使臨於其上則所謂辯博才幹者或反不若罷軟罷去者之

爲安吾乃有以爲報矣

送秦武康序代人作

錫山秦君子實余鄉人也與余同舉進士于朝已又同試政于西臺與之語莫之逆也其爲人倜儻而貌若愚人曰是堪治繁者云爾謹愿而心若虛人曰是堪任大者云爾比謁選得浙之武康同政者相率餞之郊僉謂武康山縣也地僻而俗陋賦輕而事簡惜乎秦君之才臥而治之有餘矣將孔子所云牛刀割鷄者邪余謂不然君子之吏於土也不易乃事故事不勞而集

不鄙夷其民故民不強而勸武康雖褊小亦何負於秦君哉且夫良馬非必康莊而後騁其能委巷狹衢不害其千里也良士非必大都而後展其技僻壤曲境不害其鉅材也巫馬期宰單父言游宰武城子夏宰莒父子羔宰成由今觀之數邑不聞有鉅麗之名而羣賢之績至於今不朽若謂百里非大賢之路而必盤根錯節然後別利器則是太阿之劒不銛於枯木而明月之珠不珍於晝日也可乎抑余觀武康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俗陋而易化有陶唐氏之風焉賦

輕而易舉有夏后氏之遺焉事簡而易理有有商氏之俗焉斯善政之會而王道之基也方今侈靡徧天下賦繁訟擾弃命不堪民將化爲鬼蜮而三代之治不復見矣得如武康而治之王道其有興乎雖然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昔人蓋已病之若武康者得無未聞禮樂之教乎秦君行矣振絃誦之聲以化鄙陋之俗俾其民喬而不野惷而不愚朴而有文茲所謂王道者與秦君行矣

世有君子學成而仕故其爲京朝官則與公卿寮寀論議於廷陛之下而天下蒙其福或出爲州郡則與撫按藩臬諸使論議於數百里之內而一方被其休蓋抒其素所蓄積而不苟於仕也如此夫以一方而視天下其大小雖若縣殊而懇至迅疾或反過之蓋州郡之吏於民最親其欲惡利病最易知其區畫興革凡志之所欲爲者最易行非若京朝建議往往聚訟於一堂而卒未見信也故有志之士咸樂就焉吾邑沈公子由成進士由郎署出守浙之紹興紹興古

越郡也領八邑專制千里公抒其所蓄積以究利病而興革之隨事區畫悉中肯綮一時諸使多信任焉凡有咨請輒見允從故其論議文移動成卷帙公旣歸而其子太學生理裒爲十六卷刻之家塾題曰牧越議略間以示余且屬爲序余受而讀之見公經濟之學牧愛之心幾先之智殊無腈韋激亢怠忽顧忌疏略之意雜乎其間其殆所謂不茍於仕者與姑以一事言之方公在越海釁初起　朝廷特設巡視都御史以禦之而吾郡人朱公紈寔涖其任凡六奏捷

而輙解官後數年倭寇長驅直抵蘇松其非朱公者曰是夫激變致之耳或是之者則曰使公尚在必不至此聽者持未決乃云不得夷情則此疑不斷然余以謂夷酋方詭其說以要互市而句引者又從而和之則孰肯吐實而決我之疑乎邇年總督大臣誘致酋首意在招降而朝廷執不肯赦然後知　廟堂之上固自有定議也公嘗條答海防八議以復海道未又附以已見其言鑿鑿可信然在當時皆以公言爲不祥至於今而後驗則凡諜探之情備禦之略中間

數語已能盡之豈復有不斷者邪昔王旦服李沆之先見以爲聖人公殆近之矣公去越爲湖廣按察副使越人有銜之者公因以罷蓋公之議有便不便也余嘗謂公之官由牧越以罷而公之名亦由牧越以傳今其議具存讀者可按而知也於公何尤嗚呼事脩而謗興德高而毀來蓋自古歎之矣

世講會錄後序

今制　天子既進天下士則命禮部籍其名字邑里年齒行輩世系母妻兄弟經業科名之詳

而其先後一以甲第爲次名曰登科錄而一時同進之士又相與增籍其子而別以年齒爲次名曰同年錄其後好義之士又相與集其弟姪子孫之宦游者籍之而仍次以年名曰世講會錄夫錄以登科　朝廷所以厚待士也錄以同年士之所以厚自待也至於世講復有錄焉則士之自待滋厚矣然僅於正德戊辰高陵呂公栁見之非夫是科之後多賢而好義者能至爾邪嗚呼朋友道喪久矣能遡其祖父之所同進推之以逮於子孫而旁及其弟姪其於斯道或

庶幾焉葢自周人有賓興之制而漢以後率損益用之當其時意必有並進之士而訖未聞同年之名至唐始有之李絳賢相也而蒙被私名張籍閩人也而詠歌座主葢亦念一時共事之情而廣友道於天下耳然而後嗣未有能講其義者也　明興二百年第士凡若干舉于茲矣而歲久彌厚者唯戊辰爲然嘉靖戊午協掌錦衣衛事固始許君首爲是會于京師明年己未宗人幕府涪州夏君嗣爲之而鍥錄以傳則太學生漳浦詹君廷振也廷振以叔祖之故慇懃

編校蓋所謂賢而好義者工竣持以示余屬綴一言于末簡余竊慕先進忠厚之風而恨不及見今觀是録足以想見其為人又因以知其風之遠也使人人皆若諸君之為則比而公溥而不濫久而不渝朋友之道可復興於今矣余以兩科成進士同年特倍余旣不敢自處其薄又將以告後人喜諸君之作法於前也諾而書之

臨川王氏文粹序

古今以文章名家者其學術才能高出於世世亦共推讓焉而識者論之則曰彼能道其中之

所欲言者而已夫唯中之所藏有邪正故言之所發有醇疵至於其言之或暢而不閡或鬱而不宣則才之有工拙也工於文者立意命辭咸有法度故有開闔抑揚縱橫起伏淺深奇正曲折反覆之變凡以道其中之所欲言而非苦人以不可入之法也世之知其法者既鮮或知矣而未能入則夫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傑然自名其家者豈易得哉三代盛時教隆俗美人才衆多上自學士大夫下至農夫獵豎芻及婦人女子矢口吐詞莫不本乎學術通乎道德中乎

法度而人人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詩書所稱不可尚已周衰教失道術不明士各以其所見爲學故其發爲文章類多疵駁之言然讀其文者猶能因其言之疵而知其學之蔽則意雖去古而於所謂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者固未嘗異也由漢迄今乃有離本眞之實而掠藻飾之辭假艱深之言以文淺易之意者世之人徒見其組織績繡怪奇瑋麗以爲無異於古文而不知其背畔剽竊古意澌以盡矣千餘年間工文章者僅數家若漢之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唐之

韓愈柳宗元宋之歐陽脩蘇軾父子曾鞏王安石是已數家之文或蔽而不醇或醇而不該然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免於剽竊文飾之弊則一也宋之四家並生於世互相推奬獨蘇氏父子與王公不合遂詆其文以爲今日文字之衰其源出於王氏噫其亦過矣今世尊歐蘇者甚衆而於曾氏之文鮮有好者近日知言之士始能崇尚而表章之然後其書盛行至若王公之文雖與曾氏並傳而好者尤鮮豈因其相業與夫蘇氏之論而遂廢其言與余以謂公之相業

雖多訾議然其感遇思奮欲行其學以致主於
三代之隆而不自知其任用之偏其志斯以奇
矣視世之婀娜怙寵浮沈逐利靡然無所建立
而足以陰亂天下者大有間也及論其文又皆
疏鑿剴切紆餘委備本乎巳之學術而雅馴之
病亦不以自掩焉信乎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
揆之古文其不合者寡矣顧可以其人而廢之
耶余不自量輒撰其尤工者得六十七篇付之
梓人以自附於表章會集之後使人知宋四大
家之文譬若門奧而因以識作者之法度庶幾

有好之者嘉靖庚申二月丁未姑蘇徐師曾序

重修六科仕籍序

官置給事中非古也秦漢以他官給事中猶曰給事中禁云爾後世遂以名官而我　朝因之至於都左右給事中及給事中之名與夫祿秩之等員額之數屢更而後定如此乎其慎且重也葢其職即古諫官之職而不以諫名夫即古諫官則言責攸存而獻替之任專不以諫名則言路斯闢而聽納之度廣茲其所爲慎且重與自設官以來至於今居是任者若干人矣而載

其名氏邑里履歴之蹟以傳則唯題名仕籍而
已題名刻于正德十二年至嘉靖二十八年而
後備仕籍之作莫究其所從始然至嘉靖十一
年而東魯陳公守愚實重修焉題名畧而仕籍
詳葢其體然也而二者或相矛盾殆失考之過
與余觀仕籍所紀凡任是官者其始進或以文
學或以治行或以初選或以夤緣而其擢用或
以遭逢或以勞勩或以年資或以結納至於貶
謫罷遣箠戮之故則或以贛直或以糾彈或以
攻訐或以連坐或以自取其塗雖多其大要不

出此數者按名而問其人循跡而求其實不唯賢不肖可知而言路之通塞國勢之重輕士風之高下因可考見此余所以有感於斯文而惜其未備也嘉靖三十八年秋余以內艱服除叨補吏科會余同館士梁君乾吉來綰印綬公暇語及此事因以爲請而君許焉乃稽實錄購羣誌而增修之凡增三百八十餘人而舊本之訛者以正略者以詳至其疑者則亦傳疑以俟後之君子而猶憾不能徧觀羣誌之全也昔吏部侍郎葉文莊公盛嘗爲兵科都給事中列其同

官十九人于水東日記而吏科右給事中任公忠爲都御史巡撫陜西亦嘗刻仕籍於其地二公皆吾蘇人位已貴顯而猶不忘桑梓如此此余所以雅慕鄉哲而願爲執鞭者也使在服者皆若二公之用心豈復有遺漏如今日者乎此又余之所望於後賢也籍分六科以官爲次并錄序記官制而科署未分與無考者並附于首篇總之爲二十六卷云

賀封淑人吳母劉氏壽序

當今海內父子相繼爲尚書者十有四家而我

吳江之吳居其一焉至於子孫繩武科第蟬聯則唯吳氏與靈寶之許南北相望而吾鄉人之稱吳氏者又不特以其榮貴而已也蓋其孝友之德藹於一門和順之聲風於四郡仕者秉羔羊之節處者享壽豈之祉而內助之人又多克配其賢若尚書訒菴公繼配劉淑人是已淑人冑于文恭公世載令德而其肅雍之姿仁慈之性又獨得之於天故其事尚書公克敬以順處娣姒媵妾克寬以和字其子與前室之子若庶子克協於一用能以身爲教而刑其族人尚書

公旣棄祿而其子刑部郎中子寧其孫吏部員外郎仁甫並以進士登　朝至封其冢子如其官其餘諸子諸孫領鄉薦游膠庠者進未可量而庶子子寅又拜　命爲鴻臚署丞歲時獻壽則淑人凝然坐于堂上而子孫若婦各以序拜舞於下有官守者不及在列疑若動淑人之思而其顯榮輝耀見慕於人則淑人固陶然樂也非夫淑人之德孰能享榮壽之盛如此哉鴻臚君欲壽其生母則先念淑人乞余文以祝之余於是知淑人之德爲有徵也葢余誦小星江沱

之詩而歎今人不及古之夫人既乃誦螽斯之詩而歎古之夫人又不及后妃今觀是舉則知淑人之德度越古之夫人而上擬后妃亦萬一其庶幾矣宜其獲螽斯之應而壽不待言也故爲序之而不辭

賀劉母都太孺人受封序

吾蘇先達有劉文恭公其文學德行著聞海內凡論鄉哲者必以公爲稱首而其齊家之化詒孫之謀傳數世而愈盛亦其理然也今其曾孫工科右給事中子京奉 命督理大工至是

王熈宫成　天子嘉其勞擢通政司右叅議賜賚有加蓋異數也初通政君之令瑞安也三載上其績例得封其繼母都爲太孺人會通政君遷給事中於是　制勑不果頒今年夏通政君在諫垣又三載復上其績始獲封爲太孺人　綸音焜燿命服煇煌人皆稱通政君之賢邇太孺人之德而知文恭公遺澤之遠也吾聞太孺人之於通政君也能愛能教又能推惠以字其孤孫而通政君之事太孺人也能養能敬又能徼天子之惠以爲寵榮此其慈孝之德萃於一門俢

於一邑而風乎諸郡者蓋惟劉氏爲盛矣昔文恭公雅望宜在相位而位不滿德論者至今惜之豈天欲假是以爲報而特發於君與不然何其遺澤之遠也太孺人旣就封其同家都給事中袁君輩命余序以爲壽余雅慕文恭公而幸與君同舉于鄉稔其家世信太孺人之賢而喜其樂且壽也於是乎書

重刊半江集序

古人以文章名家者多矣考其所撰或得於天資或原於問學或專乎詞章或兼乎德業以謂

人材之不齊如此孟子所云誦其詩讀其書尤必論其世者凡以此也由漢迄唐姑未暇論至宋吾得一人焉曰秦觀少游少游之文章清新豪逸不事繩削而繩削之工殆未有出其右者亦近世之名家也吾邑半江先生趙公生丁

憲孝文盛之時而稟清淑穎異之氣凡有著作率皆膾炙人口當其即席唱和對客應酬握管濡毫略無凝滯大者千言小者數句恒視其揩之脩短而爲之始不構思終不加點一時才名之士咸屈服焉識者謂少游復出不爲過矣然

余嘗謂先生之才與少游同而其文亦絕相類至論其世則少游官止正字遷徙以死其事不少概見而先生歷中外二十餘年明刑于郎署作士于浙臺功業顯著方之少游實遠過之葢二人之遇不同故其所就亦異未易以優劣也而世或專以詞章稱先生豈不謬哉先生著作甚富以不屬草故多散逸餘姚王公守仁嘗於越署窺見全稿類多刪改甚者通篇不留一字吾意先生晚年亦悔其平生所作之率易而思以矯之使天假之年其精詣遠到未可量也

而年僅下壽以終全稿復失惜哉先生詩文號半江集實出於其家子眉州判官禧所輯既刻以傳而仲子通判韶州綸又收其遺文得百餘篇各以彙附而重刻之可謂能世其文者矣吾聞通判君在韶以不入英州戍卒罪忤當道劾歸英人至今思之然後知君不獨世其文又能世其業也集凡十二卷詩文總若干首云

世統紀年序

余游京師有書賈以歷代紀年見售購而得之竊喜其簡要而未暇讀也比歸讀之則惜其統

緒不明紀載失當乃爲芟訂而增定之更名曰世統紀年以明吾之書雖紀世年實爲正統而作也夫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其說曰正者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復續唯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故天下有統則爲有統書之無統則爲無統書之其說是矣及考其進退予奪之際而愚未敢盡信以爲然

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而以爲正統焉何足疑者唯其居正而或不合於一或雖合一而未必居於正然後有正統之論以寓作史之微權何則春秋者史之經也周之東遷吳徐並僭海內三王當是時天下之人幾於不知正統之所在仲尼以爲周平雖衰而正統在周也於是作春秋推尊周室以明正統故春秋者爲正統而作也劉備之於漢何異於平王而歐陽子獨黜之邪如以其不能合天下於一也則魏之爲魏與吳蜀鼎峙亦猶吳徐之視周也奈何其

特進之晉遷而東雖云衰弱而正朔相承士民
思戴予之以統可也乃引備以爲例而槩黜之
何與後魏之當黜信矣而唐之後又以梁後唐
晉漢周續之以爲居於正邪則朱梁起於盜賊
後唐出於突厥漢本沙陀周亦篡逆而石晉之
興又兼二者而有之不可以言正也以爲合於
一邪則五代之間僭國凡十旬四方割據更廢
迭興不可以言一也夫天下有統則以有書無
統則以無書歐陽子亦旣知而言之矣而猶强
以五代續正統何與彼其說以爲如此則可𥡴

之際以辨不同之論以息而不知此適足以滋
其疑而鼓其不同焉耳蘇子尊信其說而推明
之則曰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
漢晉隋唐序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
晉漢周夫以篡弑夷狄之君而躋之正統之列
吾恐教不可存而先自陷於曲說矣蘇子雖嘗
云然然亦思之而不通故復有歐陽子重予之
而吾輕予之之說夫予則予耳安所置輕重於
其間邪漢儒推原五德生勝以秦在木火之間
謂之閏統而章子又有霸統之說夫閏統乃歷

官之事儒者所不道而霸之一言又不足以該不正之統是以蘇子輕予之說不得不出乎其間　國初方氏著論非朱子以秦晉隋爲正統而曰天下有正統一變統三其言紀事書法正變不同善矣然以變之一字而該簒臣賊后夷狄惡足以盡其情僞哉況謂簒臣當黜而乃以宋並漢唐夷狄當攘而顧於元始一天下不得已以正統書其國號此何異墨翟莊周李斯揚雄視孔子若天淵然而姑謂之聖人也春秋謹嚴之法固如是乎吾嘗爲之說曰天下有有統

有無統而有統之際或爲正統或爲霸統或爲僭統或爲餘統或爲變統而紀事之法則如方氏所論夫然後正統既明而四家之說亦得以不廢夫所謂正統者唐虞夏以至公商周以大義以及漢唐是也秦曰霸統晉隋宋曰僭統後漢東晉南宋曰餘統元曰變統嗟夫五統立而後五代諸國不得以奸正統而廁其間故吾此書爲正統而作也或曰宋有天下議者皆云正統而子獨以僭目之不幾於刻乎曰是不然夫漢唐之所以得爲正統者以其崛起民間不階

尺土誅暴秦除隋亂與湯武同功故也若夫陳橋之事則異於是彼嘗北面事周而爲之臣矣方其受命出征遂行禪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特其計謀艱深蹤跡詭祕而人不能知耳不然擶黃之袍傳禪之文豈倉卒所能辦邪故吾以謂三代而下語正統者必如漢唐及我　大明而後能當之若宋祖者眞僭統也或又曰秦亦篡周而子獨謂之霸統何與曰周自再遷二周分治雖微秦恐亦不能自立又况亡於始皇未帝之前邪故吾以章子霸統當之不爲過也或

又曰子嘗作史斷前編以舜起丙戌盡癸酉在
位四十八年而此以爲五十年禹起丙子盡癸
未在位八年而此以爲十年何也曰彼自堯舜
喪畢而數之此以甲子相續而數之故不同也
至若國君繼世踰年改元禮也然有卽改於嗣
位之年者有嗣位一二年而後改者有終不改
者過猶不及其失均也故凡嗣位而以前末年
爲元年者則注曰卽某帝某年不改元者曰仍
稱某號某年簒位而以其末年爲元年者曰屬
某帝某年使學者知名分之嚴如此而傳世之

次紀年之實亦因以考見云

贈醫士沈施卿序

嘉靖四十年歲在辛酉江南諸郡大水民饑死者無算明年大疫餓鬼輒憑人爲厲維時愚俗皆尚巫而學士大夫則信醫醫或不良必十數易甚者亦徙而用巫於是巫與良醫之權竝重於江南數百里之間昔楊文貞公憫江漢之俗崇巫而忽醫發憤論著至欲誅巫以矯之余讀其文而有感焉夫神以聰明正直得名禱以悔過遷善爲主若乃飲食固事神之末務也今人

無悔過遷善之心而區區焉飲食從事曾謂神明而徒餔啜乎是巫誠可誅也若夫厲鬼求祀理則有之故周禮冬贈春弭以除疾病而子產立伯有後遂不爲厲巫其可盡誅邪方今郡邑守吏旣無子產格物之知又無古昔掩骼之仁若舉文貞之說而行之吾恐斯民展轉乎溝壑耳余以爲時有良醫則醫重無良醫則巫重故巫之輕重係乎醫之良不良不係乎巫之誅不誅也邑人鈕氏者春時遘痟首疾而挾陰虛更數醫增劇最後迎沈君施卿視之君曰邪退矣

病不除者陰虛也補之而弗攻養之而弗峻月餘果起當是時迎君者接踵君各因其疾而療之著績甚衆蓋君精於脉理審於方劑熟於岐黃張李劉戴朱陶百氏之書故其取效如是使今之爲醫者皆若沈君則巫可置而勿用使求醫者皆若鈕氏則學士大夫可以無徒而用巫使郡邑守吏掩骼埋胔又舉周禮子產之政罔俾游䰟飄泊而無所依則巫可不誅而自息今皆不能此余所以有感於文貞之言也古者醫師掌醫之政令凡邦之有疾病者使疾醫分治

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稽其事以制其食令之醫院醫學是已然醫學之官不稽其邦之醫良者庸者紛然聽其雜治故多夭札之患視巫之不應抑又甚焉他日有司薦君爲醫師俾復古法必且簡厥良以率其不良而夭札之患庶幾其少減矣鈕氏求余言報謝辭不獲則爲致其願望之意云

顧中父集序

顧中父集二卷余友顧節中父之所作也中父以成童治經從諸生終身不遇鬱鬱齎志以死

死時年四十四嗟乎其命也夫余自嘉靖癸卯
歲始識中父遂與締交迄今垂二十年每就試
必偕行飲食寢處驩然相得平居過從則切劘
規益晚而彌篤而今則已矣嗚呼傷哉中父志
在舉業兼通旁經子史百氏之書以爲古文初
遊邑學試輒利名籍籍有聞後進多師事之巳
而漸失志於有司名日以衰於是人皆歸咎於
中父之爲古文用以生謗而恥爲其弟子以故
伏臘之計恒至不給余竊以謂不然夫闡颺道
義商確政事錯綜古今此古文之大指也不知

其與舉業有以甚異乎否且今之專爲舉業而不遇者何限未必由古文害之矧中父又未嘗專力爲之乎然則中父之不遇有命焉決非由於古文也往余垂髫時卽喜爲之年踰弱冠尚未得爲學官弟子雖余亦有疑於古文然性雅好不能輒棄及後應舉成進士則皆不事佔僤不假帖括沛然日千萬言而有餘又似有得於古文然其初猶幸余爲之而人莫之知也故能苟免於中父之誚使當時有人知余之爲古文又終不遇則其誚余當有甚於中父矣夫余之

才不遠中父遠甚而可謂之事乃蹈中父之所爲然而終獲遇焉則余幸而中父不幸也昔諸葛孔明以偏蜀相其主處二強寇之間可謂奇矣而後之議者見其鼎足而立也則曰治兵爲長比其無成則曰奇謀爲短流俗以成敗論人大率類此使中父幸而獲遇則人將謂其多能而又何謂之有且古之稱不朽者有三曰德曰功曰言由今觀之立德者萬不一二焉立功者千不一二焉立言者百不一二焉是三者之中所可力勉而易至者言也若夫富貴利達雖能

炫燿於一時非所與論於不朽也今人都大官享厚祿紆朱拖紫馳騁於鄉閭夫孰不慕而敬之然無一於茲則百歲之後人且不能舉其姓名况不朽乎然後知士之立身固在此而不在彼也中父遺文不多蓋困於舉業之故嚮使中父自知終身之不遇遂悉屏棄以畢力於古文則其所詣當不止此是余猶恨中父之不尊意於古文也然茲集旣存亦足以傳矣百世而下或有好之者必曰姑蘇顧某名士也相與嗟歎其不遇而寶襲其遺編則中父之見誚於生前

者乃其所以見知於身後與

壽郡侯徐毋周太夫人序

嘉靖四十二年四月二日我郡侯徐公令毋周太夫人懸帨之辰於是太夫人壽六十矣凡一州七邑之吏暨縉紳章縫之流莫不喜躍稱慶余與公同舉進士覘太夫人則毋行也烏得無辭竊嘗誦南山之詩有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此言邦家之得賢而祝其壽也及誦閟宮之詩有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毋此因邦君之賢而推本其所自出也夫爲邦者能使邦人安之不徒

祝其身之壽又推本其所自出而善頌善禱形於詩歌此其人何如哉公以山西俊髦獻策明廷已而筮仕泰安佐郡吾蘇以至爲守氷蘖之操終始弗渝明而不察嚴而不苛案無留牘獄無滯囚方數千里之內罔不率俾郡人曰此樂只之君子而南山之詩所爲作也太夫人生於世胄來嬪名閥載育賢嗣迪以義方用能成其功名以亢厥宗郡人曰此我侯之壽母而閟宮之詩所爲推本其所自出者也嗟乎自魯頌以來千載無聞而茲於太夫人僅見之豈易得邪

夫樂志之謂養善養之謂孝公爲守能使郡人
推本其所自出而頌禱焉太夫人聞之其志寧
有不樂者乎樂斯安安斯壽此之謂善養彼徒
知鸞箋玉軸翟冠繡襦爲足以榮其親而不知
志有弗樂適以爲累而已自今以往公位日高
德日崇業日懋則太夫人之樂又有大於此者
進而躋於期頤何有哉余不佞敬書以俟

垂虹敘別圖詩序

貴陽顧先生以明經領鄉薦計偕上春官不偶
迺就守敎諭來臨吳江諸髦士沾沾然喜也既

踰年，廷議以縣令多闕民用，弗康超遷司教

之有聲者往補之，先生得郯縣。郯在大河之南，

去吾吳三千里而遥，諸髦士且喜且歎，緦緦然

惜其去也。曹君伯明、毛君君宇、化輩若干人受惠

承教視諸士尤深，乃相與繪圖索詩綴爲手册，

而題其端曰垂虹叙别，屬余序之。余嘗讀江文

通别賦，見其叙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感悵之情，

極其切至，所謂黯然銷魂者，信非王楊嚴樂挾

凌雲雕龍之筆不能摹也。顧於師弟子闕焉，豈

其所未見而偶遺之與？余觀諸君之與先生别

也艤舟水濵揚檝容與百感凄其吳宋千里使當時文通見之吾不知如何以爲詞也古者弟子之事師師之待弟子恩義兼盡若父子然故其聚也樂其別也悲逮及後世先覺抗顏而爲師後進反面而竊議甚者轉而爲寇讎嗟乎師道之不復久矣況夫學校之所謂師弟子者不過羈縻之義升散之節拘於法而屈焉非有傳道授業解惑之實也故其聚散恒若路人蓋有不足怪者今諸君之於先生乃獨繾綣若此其殆有致然者乎且夫士之與民其分雖異其情

則同先生赴郟能推其所得士者以得民他日必有扳轅借寇恂勒碑頌羊祜者矣豈特今日此舉而已哉題稱垂虹者垂虹吾邑勝地在黌宮之西北諸君選而餞焉揭以命名志地也

正蒙章句序

正蒙十七篇五百十三章予既定其章句釐爲八卷復考論其得失而序之曰三代盛時王道修明學術醇正迨乎季世異端雜興猶幸孔孟闢而正之至於今昭如也自漢而後益以佛老其說尤近故其惑人尤深六籍雖存又往往爲

注疏所汩其能尊聖賢之道詆二氏之非九百年間唯韓愈氏而已爾宋初正學未明舊俗未革濂洛之書未布於天下於時乃有張子崛起關中不由師傳精一自信著書萬言盡心力而排之豈非難得者哉若乃意偏詞窒致有遺議則以學之晚而奪之速也張子之生在天僖四年初喜談兵後訪釋老最後反之六經至嘉祐初見二程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始盡棄異學計其年已三十七矣明年成進士更仕十二年而爲校書校書一年而西歸歸七年復起爲禮

官不一歲又歸卒于途年才五十有八中間且仕且學僅二十年而俯讀仰思妙契疾書則在七年間耳甚矣其迫也張子資質穎敏工夫精切使天假之年至六七十而終優游涵泳當有深造自得之趣必不若是而止也然其書規模廣大思慮深遠已自足傳所謂大醇小疵又在荀揚之上矣若醇乎醇則周程也周子張子生亦同時然以道里遼絕不及一晤二程雖近而相與不久則張子之學無所授而自得之也嗚呼難矣今人生於理學大明之後其所從入幸

不謬迷而卒未聞有如張子者此其故不可不深思也予故愛其書而疏之與同好者共焉

壽顧母周太孺人七十序

隆慶改元秋七月五日封太孺人顧母周氏壽躋七十親賓謀往慶焉太孺人以不樂辭其季子國學生某跪而請曰兒固知大人不樂也然幸有兒在奈何絕親賓驩太孺人不得已許之蓋太孺人之冢子一貫爲御史仲子某雖布衣亦恂恂可稱然皆蚤世以故佳辰令節太孺人恒忽忽不樂然方御史君在時門戶赫奕太孺

人雖被　封與而平居飲食衣服仍尚儉素未嘗有驕侈之態則前時之有御史亦若初年之未有御史今日之無御史亦若前時之有御史也所不樂者特毋子天親之情耳噫嘻消息時也盈虛運也豐嗇數也時不能常息運不能常盈數不能常豐然而相循如環則有不容已者太孺人之初歸也顧氏族屬頗盛獨其夫金華公以庶孽食貧乃相與捋荼茹辛僅僅成立及御史君貴家業漸拓又不久卽世夫以太孺人閱歷五十餘年之間而變更反覆若此則自今

以往安知不復變而美乎畜於其子將豐於其身又安知太孺人之壽不至期頤乎昔漢胡安樂章夫人唐柳臨卭李夫人咸有貴子不永厥祿其後二夫人皆享上壽乃知循環之理不爽反覆之數相禪也矧太孺人尚有季子復多孫曾猶足自慰吾以理數推之知其壽不下二夫人也御史君與予同舉進士故予奉觴堂上而祝以斯言用諗座客云爾

趙淮獻詩集序

唐人以詩取士故其時特盛後代莫及焉　皇

朝設科專尚經義然承平日久海内熙洽縉紳
大夫謀議治政之暇往往肆力於詩人各有集
殆數百家而布衣韋帶之士亦多自奮於其間
若吾吳杜用嘉陳孟賢沈啓南史明古趙與哲
諸老儒相繼起於　憲　孝之際近世如孫太
初謝茂秦輩亦最有名則北方之良也於戲盛
矣浙西趙淮獻先生隱居苕川之曲工古今詩
一時名公鉅卿多與之游往復唱和其詩清新
流麗將升唐人之堂其學博雅多能尤邃於醫
其爲人行義修潔恥與俗人伍余弱冠時即識

淮獻遠今越三十年則淮獻老矣嘗長鄉賦汗
冗不堪後更災亂舊業漸廢故其悲喜勞佚怨
思鬱醉無聊不平之情一寓於詩讀其詩而時
可知也然余竊有感焉嘗聞前輩諸公優游林
泉會不一試而郡邑大夫及部使者咸加禮重
或造廬請問或上書陳政莫不側行撇席敬聽
恐後若淮獻者造請不後於諸公乃不見禮而
反役之百年之間世態頓異吁可歎哉方淮獻
之強壯也醫藝頗行迎致者衆則醫有以擠乎
詩令年八十餘閉門謝事窮而愈工則詩有以

拚乎醫時使然也淮獻攜其藁千餘篇訪余南湖之上而授選焉得二百餘篇釐爲二卷序而歸之庶幾有憐才者刻以傳不但好事而已淮獻於醫亦有著述名曰醫學經略京叅張公允清序之余亦嘗綴數語於後或與此集並傳未可知也淮獻名金淮獻其字也世爲烏程之南潯里人

禮記集註序

古昔聖王迭興人文漸著各有禮樂以致太平蓋至有虞氏而始詳歷夏及商猶尚忠質至周

而又加詳意其時禮樂皆有全經而散逸不傳今所存者唯周禮儀禮而已若夫禮記則四代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在焉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相與共錄而成書雖王制月令作自秦漢要亦不可少者孝武時河間獻王德得其書而上之孝成詔劉向校定二百五十篇厥後戴德旣刪爲八十五篇戴聖又刪爲四十六篇後漢馬融傳其學乃附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其餘歸諸大戴禮故今之禮記戴聖馬融之所定也後儒謂儀禮爲經禮記爲傳似矣曾竊以

爲此書蓋二禮之傳不特傳儀禮也何則周禮者周之官制也六官各有所職而大要以五禮爲主故舍曰官而曰禮儀禮者周之禮制也五禮但揭其綱而行之以儀節爲目故不專曰禮而兼曰儀由是言之則儀禮者爲周禮而作也彼其並稱爲三禮者固云誤矣而謂專傳儀禮無乃有遺論乎余考此書之於二禮有釋其義者如祭義冠義問喪等篇又如曲禮朝覲聘問之類固釋儀禮至於遇會誓盟之類則釋周禮也又如文王世子所記庶子是釋周禮諸子之類今不能悉舉讀者當自考之有補其闕者如曾子問奔喪雜記喪大記投壺諸篇又如曲禮所記天子諸侯后夫人卿大

夫生死祭享祭品稱名明堂位所記朝位昏義所記天子諸侯教婦之類有引其全文者如內則所引竝周禮全文有文同而指異者如喪大記多引儀禮士喪禮正文而所指則自天子而下曾子問載子游問喪慈母如母本儀禮文而孔子所答則異之類有略相似而增損者如少儀言語之美章與周禮六儀略同然損其三而增其一之類有因其文而推廣之者如喪服小記婦當喪而出一章是因儀禮子嫁反在父室爲父三年之文而推言之之類有解其未明者如喪服小記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諸篇有不相合者如喪服小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己則否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與儀禮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不合又如喪服四制言父服以恩制與儀禮喪服傳言至尊者稍異之類有雜記四代之禮者有專記周人之禮者

有美其得禮者如檀弓所記孟獻子禫文子除喪待弔之類有譏其失禮者如檀弓所記公儀仲子舍孫立子子路姊喪弗除之類有記其非古者如檀弓喪冠反古及易墓之類有記禮之所廢者如郊特牲夷王廢覲禮之類有記禮之始變者如曲禮士誄檀弓帷殯之類有記其僭禮者如檀弓設撥來含禮運醆斝尸君之類有專言禮者如禮運篇有兼言樂者如禮器郊特牲樂記仲尼燕居所言之類有別記錄而無關於禮者如學記緇衣儒行大學諸篇中庸除追王達孝禮樂三重外其餘皆是要之傳周禮者固傳周禮其傳儀禮者亦所以傳周禮也彼異代之制可備損益記錄之附可資禮學皆二禮之羽翼也顧其間或出後

儒之傳會不免有倍盭者存讀者但當闕其疑刋其謬以禮樂之本治其身心以器數之文博其理趣則由此書以達二禮豁如矣然非通其文義終莫能入此註疏所以不可廢也鄭氏而下亡慮五十餘家舛譌雖多切當時有是在擇之而已宋有陳可大氏集諸說之大成爲世所宗厥功不細惜其取舍失衷章句錯雜殊不滿乎識者之意會末學寡陋潛心三十餘年輒不自量稍爲删改參以愚得命曰集註使讀者暢通大旨而因以求先王象天地制禮樂之心或

未必無少助也脫藁斯竟序而藏之以俟君子

隆慶六年歲在壬申五月二十四日吳江徐師曾序

文體明辯序

文體明辯六十一卷綱領一卷目錄六卷附錄十四卷目錄二卷通八十四卷撰述始嘉靖三十三年甲寅春迄隆慶四年庚午秋凡十有七年而後成其書大抵以同郡常熟吳文恪公訥所纂文章辯體為主而損益之辯體為類五十今明辯百有一辯體外集為類五今明辯附錄

二十有六進律賦律詩於正編賦以類從詩以近正也輯既成繕寫貯藏以俟正於君子乃原撰述之故而序之曰夫文章之有體裁猶宮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爲堂必敞爲室必奧爲臺必四方而高爲樓必陝而修曲（陝與狹通見爾雅）爲筥必圜爲篚必方爲簠必外方而內圜爲簋必外圜而內方夫固各有當也苟舍制度法式而率意爲之其不見笑於識者鮮矣況文章乎夫文章之體起於詩書詩三百十一篇其經緯各三（風雅頌爲經賦比興爲緯）書體六今存者三（此蔡氏眞氏據

周官太祝六辭辭亦言六辭祠命誥會禱誄也祠當作辭存者五誥誓命也誓即會也商有訓周無之然無逸等篇實訓體也厥後顏氏名之推推論凡文各本五經良有見也或謂文本無體亦無正變古今之異而援周孔以爲證殊不知無逸周官訓也不可混於誥多士多方誥也不可同於訓此文之體也其文或平正而易解或佶屈而難讀平正者經史官之潤色佶屈者記矢口之本文乃文之辭非文之體也十翼皆孔子手筆序卦雜云夾雜要亦聖人之精蘊存焉此釋經之體非屬文之體也其答齊景公問政止於二語答魯

哀則七百五十餘言此隨宜應對之辭而門人記之非若後世文人秉筆締思而作者也至如以叙事爲議論者乃議論之變以議論爲叙事者乃叙事之變謂無正變不可也又如詔誥表牋諸類古以散文深純溫厚今以儷語穠鮮穩順謂無古今不可也蓋自秦漢而下文愈盛文愈盛故類愈增類愈增故體愈衆體愈衆故辯當愈嚴此吳公辯體所爲作也曾成童時即好古文及叨館選以文字爲職業私心甚喜然未有進也幸承師授指示眞詮謂文章必先體裁

而後可論工拙苟失其體吾何以觀亟稱前書
尊爲準則嘗退而玩索焉久之而知屬文之要
領在是也第其書品類多闕取舍失衷或合兩
類而爲一或混正變而未分於愚意未有當也
竊不自量方更編摩而以庸劣紲居瑣垣然退
食之餘志不沮喪蓋忘其非吾職也已而謝病
家居積累成袠更以今名聊畢前志雖於先正
述作之意不無異同然明義理抒性情達意欲
應世用上贊文治中翼經傳下綜藝林要其大
旨固無戾也初擬上進故註中先儒並稱姓名

後雖莫遂不及修改覽者勿以罪予則幸矣是編所錄唯假文以辯體非立體而選文故所取容有未盡者亦有題異體同而文不工者復有別爲一格如六朝唐初文陸宣公奏議今並弗錄博雅君子當自求之至於附錄則閭巷家人之事俳優方外之語本吾儒所不道然知而不作乃有辭於世若乃內不能辨而外爲大言以欺人則儒者之恥也故亦錄而附焉萬曆改元歲在癸酉三月朔旦吳江徐師曾序

贈馬君榮壽序

我吳江爲邑在蘇郡之東南介松江太湖以立縣治洪濤細流注匯淸澈而郡中西北諸山環繞屏蔽乎其外扶輿淸淑之氣鍾焉以故文人學士往往接踵登庸而逸民庶老白眉黃髮亦多藏於廛市郊墟之中蓋其地勢有以然也馬君隱居邑城年踰七十步履康強齒髮未變平生不飾行不詭辭樂與善人交而恥言人過不甚治產唯教子是務歲時伏臘與里中老者會聚飲酒盡驩而罷羣無忤色醉不衍儀鄉評推重邢約而同孟子所稱一鄉之善士君殆庶幾

矣君有兩丈夫子長德卿爲顱囟醫次道卿明經屬文在鄉校中最有聲今年甲戌連舉進士報至其族黨昏姻曰我戚馬翁宜其有是子也其執友交游曰我知馬翁宜其有是子也其不識者曰我聞馬翁宜其有是子也噫嘻有子非難教子爲難教子非難教而成之爲難或幸而成矣而得人翕然附屬者爲尤難記曰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夫有賢子而人以幸哉稱之則其父之爲人殆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幸也固宜今君之有進士君也人不謂之幸

而僉以爲宜視記所稱相去不大遠哉攝郡守
同理泰和龍公廉知君行推廣　今天子恭上
兩宫徽號制書錫君冠帶特致優禮之意於是德
卿擇吉奉行壽而且榮實聲於此道鄉之同年
及其文會友吳君輩若干人介余弟叔明來請
余文以章之夫君美行稱於鄉人久矣余雖有
言何以復加顧諸君之意不可虛則爲次序羣
言而贈之

壽布政使雨泉先生陳公七十序

古之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是故進則有益

於時退則無累於世其能養壽命之源躋期頤之域凡以此也求之於今則吾蘇雨泉先生陳公其人焉公舉嘉靖戊戌進士拜工部主事予告侍養親終復補前官尋擢四川提學僉事及副按察使于河南以忤巡按御史拂衣歸養晦幾十年而起爲雲南副使轉參藩政以至右轄竝在川蜀其作人宣化潔已愛民有非俗吏所能望其萬一者已而歎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其時矣廼上疏乞休　先帝察其誠允之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事公今當萬曆乙亥方

蹐七十而懸車已八九載人謂其勇退似二疏而非爲楚人之慮其態度閒雅充然自得類有道之士對客啣杯談笑終日每遇佳辰良夕與四三同志泛舟山水之間興盡乃返人謂其曠達似七賢而殊無不羈之弊初以易學魁天下又攻古詩文法度森嚴辭旨閎麗至於書翰尤遒體法纖穠疎密各臻其妙一時高文大册豐碑鉅揭類出其手宦轍所至藉以增勝而散在吳中者居多人謂其絕藝出入漢魏晉唐名流之中不知其孰爲優劣也噫公之大致如此所

謂進有益於時退無累於世者非邪夫無累則形逸而神完神完則康形逸則靜無事服食修煉而固已脗合乎長生久視之道矣年壽烏得而不永也暮春下旬之三日值公嶽降之辰其少子爾蘊授簡于師曾曰願子一言以爲獻夫公以文學飾吏事敭歷中外垂二十年既爲大官鄉用未已一旦謝去歸老於家。今天子御極詔用耆舊南服憲臣首以公薦公顧堅臥非起師曾不佞濫從薦章之後然亦不敢苟出以辱明時實於公有高山景行之想焉遂不辭而

爲之序

經絡全書序

嘉靖末年予友沈君承之手一編見示曰此予所述經脈分野也子深於醫者幸爲我訂而序之予謝不能沈君祈請再三往復不置乃應曰諾予時方註禮記未有以應也已而沈君從計偕上之京師居歲餘竟無所遇而還鬱鬱不得志遂病以死久之禮註脫藁乃展前所受書而卒業焉其書自巔放趾條析分明一本內經及諸大家之說而時參以巳見可謂博洽君子稱

名家矣惜其引證繁複補益太過則其見訖訂
正之意良非虛也昔吳季子挂劍于徐君之墓
曰吾已心許之矣况予口諾者乎竊惟先君蚤
學斯道洞究大旨予不肖弗克纘承先緒攺而
從儒儒幸晚成猶及先君之存旦夕過庭每口
授內經諸家之論以爲邪客諸脈爲疾乃生所
謂脈者非獨寸關尺之謂也蓋脈之在人身也
有經有絡有筋經有常奇絡有大小又各有直
有支有正有別有正別諸陰之別皆爲正而筋
亦有直有支有別其傳注之所曰端曰俞曰上

曰下曰內曰外曰前曰後曰中曰間曰側曰交曰會傳注之名曰上曰下曰出曰入曰徑曰直曰橫曰邪曰起曰從曰及曰循曰歷曰注曰行曰走曰之曰去曰乘曰過曰還曰絡曰繞曰繫曰屬曰結曰合曰交曰貫曰布曰散曰至曰抵曰竝曰挾曰別曰約曰究曰兼以辯表裏以分虛實以明營衛以測傳變以別補瀉以審汗下以決死生皆於是乎取之彼寸關尺者特以候之而已鍼石灼艾固以此爲重而湯液丸散亦必藉焉苟不先尋經絡而茫然施治惡能中其

肯綮而收萬全之功哉其說蓋與沈君合固知此道淵微唯精研者乃相契也爰秉稍暇爲之删校復述樞要以續斯編更名曰經絡全書一以酬沈君見託之意一以纘先君不傳之緒一以裨後學搜括之勤雖間與沈君異同要不失爲忠臣矣死者如可作也吾將質之萬曆四年丙子五月望日

歷城少尹虹江金公七十壽序

公縣車之三年是爲萬曆丙子壽登七十秋八月十有八日寔維嶽降之辰予忝戚末乃序而

䂊之曰古之君子處則養志出則養民退則養身三者備而養道畢矣公弱冠從諸生專門尚書書今宗蔡氏傳吾邑不得其傳故業是經者僅數家然能鋪張而推大之者絶少公獨潛心玩索得蔡傳未發之㫖抗顔爲後學師鉅家望族延致恐後弟子承其指授往往稱明經至有冠解額爲史官者公獨偃蹇廻翔于庠序之中屢舉不第晚以歲貢貢于　明廷卒業胄監比謁選薄教職而不爲曰吾誠得一命以施於民雖俛首屈膝弗悔也已而丞歷城歷城山以東

鉅邑也公至適同郡崑山王梧林公爲令穩聞
公名又敦鄉誼凡有興革相與商確于一堂之
上閒以暇日接殷勤杯酒之歡公蓋忘其秩之
卑也居久之以例免歸則公年且至矣於是課
業耕讀寄情詩酒欣然自樂而不知其年之高
也嘻公之出處進退大致如此其於古人三養
之道庶幾乎備矣昔濟南伏生爲秦博士至漢
文時年過九十口授書二十九篇舜耕歷山及
爲帝年百十歲而終今歷城即其地也過化存
神之遺風猶有存者公治伏生所授之經而仕

於其鄉又當舜發迹之地惡知其壽不有希舜
而軼伏生者邪予又聞　先朝迄今南極下照
吳分故斗牛之野巨區之濱多壽人歷歷可驗
公會逢其時則前所云三養之地各有合焉予
是以視之公長予十歲嘗同爲諸生予視公則
前輩也今年四月予以賤誕避客出遊公猶以
雄文見遺稱許太過予歸讀而愧之謹珍襲以
示後人詩云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惜公有
瓊瑤之投而予以木桃爲報也不尤有深愧與

南麻徐氏族譜序

譜諜之作所以紀本始重宗法綿世傳也自古受姓賜氏莫不繇帝王而來此所謂本始也諸侯世國大夫世家有別子以爲大宗百世不遷其五世則遷者高祖而下各以所繼爲小宗此所謂宗法也其在於今無論貴賤皆有本始而迷不能明若宗法則唯王侯武弁之家始有大宗他如大夫士庶則但可立小宗而已夫本始既迷而大宗又不可立彼小宗者四世已爾近則易渙渙則亡統安能收族而嚴宗廟哉所賴以綿世傳者徒有譜諜耳其不可闕甚明也昔

魏行九品中正之法重氏族明世系逮晉而譜遂盛至以門第官人而論治者往往病焉夫按譜官人誠非矣乃若崇本厚始俾學士大夫故家鉅族傳數百年而不絕此其功有不可誣者五季衰亂譜諜復散宋有大儒雅意修復其最著者歐陽氏蘇氏兩家益為世準此予所當法也吾徐由太末而來散居徐揚之間自吾身追而上之僅得八世其間名字子孫已有不能詳者使不及今為譜以傳則愈久愈迷茫然不知此身之所自出譬之鳥獸離毋勵聚倏散此予

所爲兢兢而亟圖之者也然譜之初作也雖不可妄附遠引以取世訾言而於本始亦當存其什之六七近世皇甫子循歸熙父皆云然誠確論也不然則如木無根如水無源天下有是理乎故予爲譜雖斷自八世而止復取史傳所載徐揚間閩人稍得四五列于篇端使後世有考焉

湖上集卷之八

湖上集卷之九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

雜著

春王正月說

甚矣春秋之難明也如春王正月乃是書開卷第一義即已難得孔子之心而徒滋說者之紛紛葢自胡文定公安國爲夏時冠周月之說而春秋之義愈以不明愚嘗考之左傳曰春王周正月謂周王之正月也孔孔穎達曰三代異制正朔不同周以建子之月爲正是改夏之十一月爲

正月也月改則春移是周之正月爲春也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此改月之證也前漢書律歷志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二十八日戊午師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而泰誓云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此改時之證也故春秋據事直書以尊王制而微意自寓於其中何必以夏時冠周月然後垂法後世也即孔子之意謂周正於天時人事不便則以一言明告乎人如答顏淵爲邦之問足矣不當假天時以立義也且春秋大義唯在尊周至於正

朔一事尤周制之大者顧取夏時以冠之其違戾時制如此乃欲責當時諸侯大夫之不倍周豈不謬哉故近世王文恪鏊王文成守仁二公皆云周正時月俱改良有見也或曰書稱惟元祀十有二月史稱秦元年冬十月詩稱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夫時月不改經史有明徵矣子將何以解之曰此自文定及蔡仲默沈說爾果如其說三代皆以寅月起數安在其為三正也按穎達又曰湯崩踰月太甲嗣位其崩之年即稱元年顧氏以為殷家猶質踰月即改元年以明

世異不待正月以爲首是也如以孔安國太甲嗣湯奠殯而告之說爲非則從史記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死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又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則太甲雖不嗣湯而嗣仲壬矣夫安知仲壬非崩於建亥之月太甲非即位於建子之月乎然則書所稱十二月何可必其爲建丑之月也宋儒謂踰年改元乃周制爾蘇氏習聞周制意周以前皆然遂以崩年改元爲亂世之事如南朝宋文帝元嘉齊昭文延興北朝魏孝莊永

安齊孝昭皇建隋恭帝義寧唐玄宗先天宋太宗太平興國等類不知三代迭興多所損益要不可以周制槩前代也然則奚必亂世而後崩年改元乎秦人建亥其制書曰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此由秦始故以制書明之不然商改夏周改商皆無書秦之承周亦若周之承商商之承夏夏何獨有書也夫秦儀不經古今所歎豈可據以說春秋乎若詩所言則文恪已有說矣民間傳習之便也曰然則子所謂微意自寓於其中者何也曰四時成歲寒溫有節時冬也而

謂之春故書曰春明實非春也東遷陵遲諸侯皆有無王之心矣而不可不謂之王故書曰王明實有王也本十一月也而謂之正故書曰正明實不當以爲正也所謂據事直書而其義自見焉者吾聞諸陸文裕公云（陸公深本云書王實非王今以桓公不書王考之殊不合故更此說）

三高三忠祠議

吳江舊有畫像三軸筆法頗工不知作於何人蓋卽三高像而其名未立也宋熙寧中縣令林肇賡其本而繪之鱸鄉亭榜曰松陵三高畫像

自是始有三高之名然未祀也塑而祀之自石處道始厥後孔公克中顧瞻祠下以爲人如三高誰與爲國乃立三忠祠以配之相沿至今四百餘年人方仰其遺風而於祭法則未暇議也惟宋蘇軾劉寅元瞿佑謝應芳我

朝謝常莫旦數公議之瞿佑之辭跌宕剴切蓋寓言以斥之耳然怪誕不經不足錄也謝氏上饒參政書太約以爲禮不祀非族况可祀讎敵乎范蠡進美女獻寶器以惑吳之君臣積謀二十年而墟其宗社吳人之讎莫大於此雖其勇退一節或

有可稱而私西施事嘗殖猶未離乎貪穢之迹尚何風節之足慕乎吳人欲祀高士當以太伯爲主配以仲雍季札而張陸二公列之從祀黜范蠡而去之則得之矣其論甚善而饒竟不省豈禮樂待人而後行與舊志又載彈文有云匿怨友其人丘明所恥非其鬼而祭聖經是誅今有竊高人之名處衆惡之所有識之士莫不共憤無知之鬼豈當久居又云越則謀臣吳爲敵國以利誘太宰嚭而脫彼勾踐鼓兵卻公孫雄而滅我夫差既遂厥謀反疑其主鄙君如烏喙

翠大夫種以伏誅目已曰鴟夷載西施子而潛
遯又云變姓名爲陶朱詭蹤跡於江海語其高
節則未可謂之智術則有餘假扁舟五湖之名
居笠澤三高之首况當此無邊勝地之上豈應
著不共戴天之讎此文不知誰作要足以服輿
情而扶風化雖蠡復生恐亦無以自解而近時
張公明道之論乃曰范蠡熟識越王之爲人又
恐其惑於西施以蹈吳轍故假貨色以自愚耳
春秋書于柯之盟傳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入
吳自春秋戰國而下幾三千餘年人之君人而

死之吾焉得而死之事不近情非春秋之義祀之可也或疑垂虹雪灘相峙而祠子胥之靈不能無憾焉者予謂不然蠡以鴟夷自號其傷於胥者又有甚焉況東門抉眼之覩胥亦知事幾之必然英雄神交酌之以幽厲之公雖慈孝者不能相掩此李左車不深讎於淮陰皆英雄之善於權義也其辯雖雄然終無解於非族之議由此言之蠡之當黜於吳無疑矣至於三忠則亦有可議者夫郡於子胥既有專祀復祀於我近傒然先儒謂其所浮之江即我松江則是祭

於死所猶有說也彼二公者何與於我而祀之
邪昔漢丞相忠武侯之沒蜀人求爲立廟朝議
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祭之道陌上言事
者或謂可聽於成都立之帝禪不從習隆向充
拜章言巷祭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若盡順民
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止可令其
近墓爲之所親以時設祭故吏欲奉祠者皆限
至廟斷其私祀以從正禮於是始從之爲廟於
沔陽漢人於忠武侯其難之也如是非以禮秩
之不可紊乎今二公之祠旣各有所不應移祀

一至此極也若但取其忠與高而不稽諸祀典則巢由箕比之徒當先之矣然非司風祀者抉祭法而是正之則何以滌前人之謬釐新斯民之耳目哉莫氏又欲以王份易范蠡以向子部陳璀易張岳與謝氏不同夫由謝氏之說則幾於瀆由莫氏之說則近於僭今亦未敢輕議然竊以爲二祠之謬在拘其數而妄取足焉即使去蠡與巡與飛雖二高一忠亦奚不可豈必盡三其數而後爲得乎姑著玆議以俟君子

熠燿辯

詩豳風東山之篇曰熠燿宵行毛傳曰熠燿燐也燐螢火也崔豹古今注亦云又曰一名燿夜腐草爲之今以其說質諸月令良然王氏本草曰螢火一名夜光一名熠燿則熠燿之爲螢自漢以來則然矣孔穎達曰宵行夜飛也至朱子傳詩始以宵行爲蟲而以熠燿爲明不定貌蓋本陸機飛而有光之說及以下章熠燿其羽例之亦皆可通故今學詩者宗之然非所以施於他詩也張華勵志詩曰熠燿宵流劉良注曰熠燿螢也劉履曰流飛行也是卽毛孔說耳吾有

取焉或者非之嗟夫古人作詩各有所指執勵志以解東山則東山之旨戾而致誤執朱傳以釋勵志則勵志之旨晦而不明故解經之法在乎隨文會意不可執一論也且蟲有名宵行者矣未聞有名宵流者也而欲強同之可乎夫宵流既非蟲名熠燿又非螢火則勵志之所指者果何物乎古人治經必守其師之說故毛不可以爲韓韓不可以爲鄭爲公羊者必讎乎左氏爲左氏者必詆乎穀梁安知茂先當時之學不爲毛詩乎矧朱傳之出在茂先後八百餘年彼

其時但知有毛說耳不能逆探朱說以求合即使當時已有如朱說者而茂先或不暇考未可知也潘安仁秋興賦有曰熠燿粲於階闥兮蟋蟀鳴乎軒屛夫熠燿蟋蟀相對而言則固以熠燿爲螢矣晉人之說相傳如此獨可疑夫茂先乎又可以勵志強同於東山乎借使毛氏誤解茂先誤用亦當隨文意而釋之乃有發明要不可執一論也杜康人也而以爲酒破鏡獸也而以爲器詞人之誤類如此況原有此說乎且朱傳解前熠燿曰明不定貌及解下章則又曰鮮

明貌夫均是熠燿也一以爲明不定一以爲鮮明隨文釋義不執一端此朱子之所以爲朱子也使其解茂先之詩安知不從毛孔之說邪曰然則熠燿之說孰爲是曰朱傳是巳曰若是則何不以解他詩曰夫言各有攸當也孟子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余懼今人執一說而失詩人之志也故不可以不辯

解說

嘉靖三十四年十月將解館旣考定其去留以

闃然事在祕閣外廷莫知也閣中御者覘知之則先走報索勞錢然故事僅報留者余時名在次等顧亦見報出見御者勞之去余心固異之矣數日余爲給事中童子行市經元宰門御者呼而語之曰而主得無怨我翁邪余毎報除授若遷轉甫至官人寓邸門者入見則主人倒屣出迎邀我乎大賓之堂坐我乎文繡之裀飲我乎蘭英之漿食我乎腥醲之殽贈我乎繁縟之賂吾揖亦揖吾跪亦跪吾拜亦拜吾將稽首而彼頭觸地吾將起立而彼躬傴僂吾已出門而彼

猶目送數十步是謂敬主以及其使也而主則
不然吾伏謁則立而扶之告辭則慰而遣之其
傲若是豈非銜不留之怨而及我邪吾將愬於
我翁童子惺倉皇走告曰得罪元宰禍且不測
爲之柰何余笑曰有是哉有是哉余平生未嘗
傲人況敢傲元宰之使乎夫傲人者必有恃而
怨人者必負狂無是二者雖喪心病狂弗爲也
余以一芥草茅辱相公之知過蒙　聖主之儲
養無扳聯無蓄貲無聲勢何恃而傲又進士補
外率奔走三年而見效效然後薦薦然後召而

召不召又有時也然則求爲科道亦難矣吾幸
坐而得之尚安所怨乎且吾非有出羣之才超
俗之望也就試閣門凡二十有四矣居首者一
居二者四不越十者纔十句餘皆碌碌人後視
彼四三首冠者瞠乎不可及已然猶獲陪瑣臣
之末廁侍從之班而又何怨乎又今夫留亦不
絶以試序爲斷則元宰自有微意存焉人莫測
也吾何敢覬必留而生怨乎吾聞往時吉士有
散入部署者有出爲有司者唯今歲得免乎此
抑又幸矣吾方自慶自慚之不暇怨何自而生

邪且夫御者之來也元宰命之與抑其自來也使彼受命而來待之若是亦已足矣若其自來而吾以是待之吾且謂過尚可以傲見責乎夫禮貴得中過則諂不及則瀆瀆與諂君子不由也昔者汲黯見大將軍長揖不拜猶自以爲重況於使者乎然則御者之言非爲禮也爲所勞不厭其所欲也夫勞不厭欲御者之私也挾已私而譏我於主翁主翁若詰之曰故事不留不報女胡爲報之又詰曰吾何枉彼而怨則御者之詞塞矣吾知免夫女第毋恐既而譏言果不

行

讀方希古豫讓論

明於責人而闇於自責天下古今之通患也希古譏豫讓受知智伯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徒欲報雠於既敗之後予深服之以為九原可作讓當無辭以解及考希古行事始末何以異於讓也　高皇帝起布衣定天下閱歷閎深籌畫精確設官分職監於前代凡所以致治弭亂之具詳矣及　帝登遐　建文嗣位亟取而更易之當是時希古與政改都察院為御史府則

撰記改謹身殿爲正心殿則獻銘作凝命神寶
則上頌會未聞一言規諫其失後雖死節何益
於事文聞希古平生慕古王政即欲見諸行事
故多紛更則知其時改制多出希古之謀不啻
不諫而已嗚呼使希古能如陳性善韓郁尹昌
隆諫而後死則讓甘受責於地下無辭矣雖然
齊黄誤國死不足贖皆其類也獨希古乎哉

壽研銘

萬曆丙子予年六十友人俞五峻父以

研爲壽予受而銘之曰

歛材黑黑可守硏體鈍鈍可久二者類予資歲
月延以滋君持爲壽意在玆吾率吾性敬承之

曾子贊

大哉曾子亞於顏淵初雖若魯晚得師傳篤實
之資誠切之學弘毅當仁所守在約事親純孝
問禮達權眞積力久一唯豁然比于臨終手足
是啓匪正弗安易簀乃已孝經大學遺書尚存
佩服不忘入德有門小子敬瞻丹青是託學而
未能視宣妹作

朱子贊

宋有大儒總集羣哲體用兼該本末具列仕外
九考政事可觀救荒正俗五郡以安立朝四句
奏對頻數言不欺君必行所學居敬窮理造詣
精醇釋經訂史啓我後人道冠當時功傳萬世
敬仰遺容對揚嘉惠

趙夢麟先生像贊

有偉其軀有肅其儀家之肖子郡之名醫遡遠
譜寔爲故宋王孫之裔稽近代則有仙華處士
之奇九畹入夢三科受遺眼科瘤科補缺骨科術動公卿
邀致會無虛日跡借隱逸起居自適其宜雖受

章于幕府長被褐於茅茨松風徐來杖屨委蛇其遊也漫漫其行也施施噫嘻若先生者所謂加於人一等知其命而安之者邪

吳封君像贊

身頎而豐貌溫而肅口亡誰辭履有芳躅惟不言而躬行故克稱乎名族尸居山立望之若隱逸之儒衣錦要黃被之則藩臬之服志雖未行於時祉實酬其所欲維是丹青傳公器局幸徹瞻扆德容可潛移夫澆俗

自贊

謂女爲賤夫與亦嘗游鑾坡登瑣闥匪直韋布之徒謂女爲貴客得附庇與曷不懸黃金衣紫袍致位台階之側若目女爲經生則易演禮箋第竊糟粕而未詣六籍之精若目女爲文士則操觚染翰不出宋唐而直規兩漢之旨吁嗟女乎仕而失志浩然來歸學而未成悵矣其悲見謂往而不返何足以其是非獨自信樸茂之資憂勤之實踰六十而不衰眞朝聞而死夕庶此心之光明或不怍乎今昔

阿房贊

予年衰髮短梳櫛後必藉人手握髮而
後就理童子頑甚呼之多不應乃命工
作短屏置髮其上而加總焉名之曰阿
屏積久甚便乃爲之贊
予寘四童給事左右或懶而嬉或頑而詬令我
躁煩心神馳驟歲屢簡黜展轉差謬爭如阿屏
靜謐敦厚無手而持無足而走不食不衣詎勞
織耨胡驩而嬉胡忿而鬬蚤握予髮尋俟巾覆
更有餘閒以備遺漏標記泉穀榜示故舊數年
于兹扶侍恐後誰謂而㜷疇鄙而陋問女之年

爲長爲爲幼歲月旣深功蹟尤懋願我長年與女同壽

書驛傳均役論後

予旣爲驛傳均役論或者訝之以爲援上太殷而覬恩太廣也予聞之愕然因謂曰此在今甲顧君不察耳　太祖嘗語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在京宜早與銓注即令赴任聞久住客邸日有所費甚至假貸於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常選官淹滯在京者輒經歲月資用旣乏遂流爲醫卜使賢者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

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爲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爲令此赴任乗傳之制也又語省臣曰士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復役其家與庶民無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任官有田土者輸租外悉免役著爲令此官戸免役之制也夫以　聖祖禮臣之道待士之禮豐厚如此而今乃寢廢者豈無由哉墨吏多則體之者怠詭寄衆則優之者疑皆人所自取耳愚竊以爲人有賢否法有寛嚴昔漢張武受賂

文帝更賞以愧其心今誠復　聖祖之制則廉
耻自生豈有終不可化者乎

湖上集卷之九